

■我的转型故事⑤



二号煤矿已关门。 本报记者 王杰 蒋龙龙 摄

政府担贷2.9亿安置转型职工

章丘的煤还能开采10年,提前关停涉及上万职工

昔日的产煤大县,不再生产一块煤。其实煤炭产业曾占章丘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且目前章丘地下的煤炭仍可以开采10年。但面对新常态下的产能过剩及煤炭开采带来的环境生态问题,章丘市决定关停所有煤矿。关停煤矿,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上万名工人的就业问题。章丘市贷款2.9亿元安置职工,并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再就业。

本报记者 王杰 蒋龙龙
实习生 陈瑛 田丽怡

矿厂一停 超市营业额降一半

29日下午2点,在章丘明水街道柳沟村明水二号煤矿矿区旁,道路上的大货车车辙尽管还在,但道路两旁绿树幽幽,空气清新;不似往常煤灰飞扬,煤渣满地,更没有运煤车来来往来的喧嚣声。

二号煤矿矿区共三座大门,皆已上锁。正门口落叶成堆,证明此处已鲜有人至。占地上百亩的矿区内一片寂静,透过铁栅栏门可看到,矿区内的采煤、办公设备都已被清运,只剩下了空洞洞的厂房。

而位于明水街道宋李福村附近的李福煤矿关停的时间更早。“(关门)得两年多了。”宋李福村一家大型超市的店主李先生称,煤矿早在2014年便已关停,“据说是为了保护泉水”。

明水二号煤矿因地处偏远,它的关停对周边原本就欠发达的经济,并未造成重大影响。李福煤矿却大不相同,它位于宋李福村村庄内部,该村围绕煤矿形成了完整的商业圈,以超市、饭店、汽修等行业为主。

“矿一停,营业额降了一半。”李先生称,两年前,靠着煤矿矿工的光顾,自己月营业额

轻松过万,而现在“使劲促销,一个月也卖不到五千”。在宋李福村,像李先生这样的大型超市还有两家,他们都因为煤矿关停而生意冷淡。

宋李福村的饭店,更是首当其冲。一名饭店老板称,煤矿关停让饭店生意大不如前,但庆幸宋李福村还有靠近香草园的地理优势,自己在勉强维持。

煤矿税收七八亿 曾占财政收入近一半

2015年10月25日,位于官庄、普集和明水的东风2号、3号矿井、鑫岳1号矿井等三眼矿井封井,这一天在章丘是载入史册的一天。负责这些煤矿具体关停工作的是章丘市经信局。据该局局长王其坤介绍,这三眼矿井的关停标志着章丘这个产煤大县不再出产一块煤,章丘也成为全国首个叫停煤炭产业的县(市)。

根据相关的矿产勘测资料,章丘境内富含煤矿资源,并被正式命名为章丘煤田。据了解,章丘煤田东西长73公里,南北宽约14.5公里,含煤面积1101.7平方公里。章丘的官庄、埠村、文祖、圣井、双山等镇街下面都富含煤层。

据章丘市地质矿产局副局长赵文忠考证,章丘市最早从明清时期就开始挖煤,“不过当时由于技术落后,每年整个县

的产量也就只有几百吨。”

随着煤炭资源的逐步开发,章丘的煤矿也越来越多,并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了顶峰。王其坤介绍,上个世纪90年代,章丘煤矿有200多个,至少600眼矿井。“这些矿井分布在章丘的官庄、普集、圣井、文祖、埠村等街道。”

这些煤矿每年上交的税收有七八个亿,最多时占章丘财政收入的46%。章丘市的煤炭资源不仅富了市,也解决了章丘大量的就业问题,“在煤矿上谋生的从业人员最高的时候达到了三万多。”相关负责人介绍,依靠煤炭发展起来的铸锻行业的从业人员也高达三万多,“章丘市成为百强县,煤炭功不可没。”

亏损严重 挖50万吨亏6000多万

大量小煤矿的资源被开采完后,很多就自动关停了。从2012年开始,章丘对煤炭企业进行深化资源整合和资产重组,对煤矿资源统一整合、经营。“2013年,在章丘市境内只剩17家煤矿。”

2014年章丘又关闭了多处煤矿,淘汰落后产能36万吨。2015年,不算省管辖的埠村煤矿,章丘市境内只有7家煤矿仍在生产。赵文忠说,章丘的东风2号、东风3号、鑫岳1号等煤矿并不属于省政府要求关停的年产

30万吨的小煤矿,“这几座煤矿是章丘市自己关停的。”

一直到2015年9月份,这7座煤矿共产煤50多万吨,“缴纳的利税2500多万元。”赵文忠介绍,而章丘市2015年的财政收入已接近47亿元,煤炭挖掘产业所占的比例已经微乎其微。

此外,章丘的煤炭也开始亏损运行,“虽然这7座煤矿才采了50万吨煤,但是造成的亏损已经高达6000多万元。”赵文忠介绍,平均下来每吨煤亏损了120元。“章丘的煤田为贫瘦煤,每吨煤的综合成本在300元左右,“总体来说,煤炭的质量和山西、河北的有较大差距。”赵文忠说,去年又是煤炭产业经营最困难的一年,煤炭也卖不上价格,“平均来看,每吨煤连200元都难卖。”

虽然章丘已经不再开采煤炭,但目前章丘市地下的煤炭探明储量仍有8000万吨,“其中可以开采的仍达到3000万吨,按照前几年每年250万吨的开采量,章丘的煤炭资源仍然可以开采十年。”

原厂区将招商引资 鼓励职工创业

关停煤矿首先要解决的是员工的安置问题,“涉及职工上万名。”章丘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其中东风集团共有6000多名职工,李福煤矿为1500多

名,埠村煤矿为3400多名。根据法律,每个职工的货币安置费为月平均工资乘以工龄,安置费以及工伤等后续问题的处理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章丘市相关负责人坦言,“根据国家法律规定,这笔钱应该由企业来出,但现实是企业严重亏损、拖欠外债,甚至资不抵债,根本没有能力掏出上亿的钱。”尽管如此,章丘市还是作出决定,为产业转型先“埋单”。由政府担保贷款2.9亿元,先行解决职工安置费用。

为了让这些职工再就业,章丘市人社局免费组织了多次培训活动。在年初就组织了专场的就业援助推介会暨东风集团退出煤炭产业专场招聘会,提高职工的再就业率。

同时,章丘还启动煤炭企业转型发展工作。下一步,章丘也将把原有厂区开发与招商引资结合起来,推动企业做好转型。

据章丘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厂区的开发还将通过建设一些新型产业项目,吸纳煤矿员工转岗再就业。“章丘还将发挥煤矿职工生产管理、后勤管理和物业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成立生产性服务公司,大力发展生产和社会服务业,促进下岗职工就业。”章丘市还鼓励职工回乡创业。充分利用国家鼓励大众创业的各项优惠政策,支持返乡下岗职工自主创业,成功实现再就业。

职工转型,中年矿工最难

拿了20年矿铲,如今熬夜从头学电脑

本报记者 王杰 蒋龙龙

章丘煤炭产业关停涉及上万职工。除了少数职工能够继续到外地去从事煤炭开采,其他人都面临着转型的问题。

高承亮今年47岁,原是章丘埠村煤矿的一名矿工。20年的矿工生涯中,高承亮一直在井下最前线。2015年章丘埠村煤矿搬迁,高承亮并没有像其他工友那样,去外省煤矿工作,而是就近在埠村煤矿旗下一家热电厂工作。

“从拿铲挖煤到用键盘操

作电脑,很难适应。”通过电脑数据,查看发电机的运作状况,是高承亮眼下的工作。高承亮称,这份工作精度要求很高,一个数据看错,就可能引发一场事故。“数据不断变化,要求你必须时刻细心观察。”

“有时候,半夜起来都得学习。”高承亮称,为了干好这份工作,自己每天都得学习。“不光书本上的知识,还得向同事学习事故处理经验。”在井下工作20年,高承亮带了数十个徒弟,如今自己又重新当起徒弟。不少中年职工直言转型的

压力“山大”。29日下午,工作39年的东风煤矿退休职工周先生表达了自己对煤矿关停的看法。周先生称:煤矿关停,面临转型压力最大的是四十岁年龄段的中年职工。“老年人临近退休,能领到高额赔偿款,青年也容易找工作。中年人不好找工作,转型的压力最大。”

“年轻人有体力有技术,找工作很容易。”周先生称,家属院的不少年轻职工已经集体去淄博地区的一些矿井打工,“专门雇车来回,早出晚归,折腾些但赚得不少”。



东风煤矿家属院贴的解约名册。 本报记者 王杰 蒋龙龙 摄

而像张女士等中年矿工人群面临的转型压力则最大。张女士今年42岁,已在东风煤矿车间流水线工作26年,凭借26年的工龄,张女士得到9万多元的补偿

款。张女士坦言,“两口子一下子都失业了;还得上养老,下养小,生活压力比较大。”最终,张女士最终才得到一份在建材市场做推销员的工作。